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八十回 楊任下山破瘟司

哪吒上了風火輪，前來關下搦陣，大呼曰：「左右的！傳與你主將，叫龍安吉出來見我！」徐芳聞報，令龍安吉出陣。龍安吉領命，出得關來，見哪吒在風火輪上，心下暗思：「此人乃是道術之士，不如先祭此寶，易於成功。」輪馬交還，只一合，龍安吉就祭四肢酥丟在空中，大叫：「哪吒！看我寶貝！」哪吒抬頭看時，只見陰陽扣就如太極環一般，有叮噹之聲。

龍安吉不知哪吒是蓮花化身，原無魂魄，焉能落下輪來。倏然此圈落在地下。哪吒見圈落下，不知其故。龍安吉大驚。哪吒又現出三頭八臂，祭起乾坤圈，大呼曰：「你的圈不如我的，也還你一圈！」

龍安吉躲不及，正中頂門，打下馬來。哪吒復加上一鎗，結果了性命。哪吒梟了首級，進營來見子牙：「取了龍安吉首級。」子牙大喜。

報馬報知徐芳，徐芳大驚。只見左右無將，朝廷又不點官來協守，止得方義真一人而已，忙修本遣官，齎赴朝歌。

忽見左右來報：「府前有一道人要見老爺。」徐芳忙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少時，見一道人，三隻眼，面如藍靛，赤髮獠牙，逕進府來。徐芳降階迎接，請上殿，與道人打稽首，徐芳尊道人上坐。

徐芳問曰：「老師是那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」

道人曰：「貧道乃九龍島煉氣士，姓呂，名岳。吾與姜尚有不世之仇，今特來至此，借將軍之兵，以復昔日之仇。」

徐芳大喜：「成湯洪福齊天，又有高人來助！」治酒相待。

次日，呂岳出關至營前，請子牙答話。子牙不知是呂岳，分付：「點砲出營。」來至營前，看見對陣乃是呂岳，不覺可笑。

豈意子牙兩邊眾門人一見呂岳，人人切齒，個個咬牙。

子牙曰：「呂道友，你不知進退，尚不愧顏！當日既得逃生而去，今日又為何復投死地也。」

呂岳曰：「我今日來時，也不知誰死誰活！」

只見雷震子大吼一聲，罵曰：「不知死的匹夫！吾來了！」展開二翅，飛在空中。好黃金棍，夾頭打來。呂岳手中劍急架忙迎。金吒步行，用雙劍劈頭砍來。木吒厲聲大罵：「潑道！不要走！也吃吾一劍！」李靖、韋護、哪吒眾門人一齊擁上前來，將呂岳困在垓心。

眾門人圍住了呂岳，呂岳現出三首六臂，祭起列瘟印，把雷震子打將下來。眾門人齊動手救回。子牙把打神鞭祭起空中，正中呂岳後背，打得三昧真火迸出，敗回穿雲關來。

呂岳進關，徐芳接住，安慰曰：「老師，今日會戰，其實利害。」

呂岳曰：「今日出去早了，等吾一道友來，再出去，便可成功。」子牙進營，見雷震子著傷，心下又有些不悅。

呂岳在關上，一連住了幾日。不一日，來了一位道者，至府前對軍政官曰：「你與主將說，有一道人求見。」軍政官報入，呂岳曰：「請來。」少時，一道人進府，與呂岳打了稽首，與徐芳行禮坐下。

徐芳問呂岳曰：「此位老師高姓大名？」呂岳曰：「此是吾弟陳庚，今日特來助你，共破子牙，併擒武王。」徐芳稱謝不盡，忙治酒款待。

呂岳問陳庚曰：「賢弟前日所煉的那件寶貝，可曾完否？」

陳庚答曰：「為等此寶完了，方纔趕來，所以來遲；明日可以會姜尚耳。」

次日，呂岳命徐芳選三千人馬，出關來會子牙，徐芳親自掠陣。

子牙陞帳，與眾門人曰：「今日呂岳又來阻吾之兵，你們各要仔細。」正議間，左右來報：「楊戩轅門等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

楊戩來至帳前行禮畢，言曰：「奉命催糧無誤。」

子牙曰：「如今呂岳又來阻住穿雲關。」

楊戩曰：「呂岳乃是失機之士，何敢又阻行旌？」話猶未了，只見軍政官來報：「呂岳會戰。」

子牙忙傳令出營，率領眾將，與諸門人隨子牙來至營前。

呂岳曰：「姜子牙，吾與你有勢不兩立之仇！若論兩教作為，莫非如此，且你係元始門下道德之士。吾有一陣，擺與你看，但你認得，吾便保周伐紂；若是認不得，我與你立見高低。」

子牙曰：「道友，你何不自守清淨，往往要作此業障，甚非道者所為。你既擺陣，請擺來我看。」

呂岳同陳庚進陣，有半個時辰，擺成一陣；復至軍前，大呼曰：「姜子牙請看吾陣！」

子牙同哪吒、楊戩、韋護、李靖上前來。楊戩曰：「呂道長，吾等看陣，不可發暗器傷人。」

呂岳曰：「爾乃小輩之言。我自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豈有用暗器傷你之理！」

子牙同眾人往前後看了一遍，渾然一陣，又無字跡，如何認得。子牙心中焦躁：「此必是不可攻伐之陣，又是左道之術。」忽然想起元始四偈：「界牌關下遇誅仙，穿雲關底受瘟瘟。」「此莫非是瘟瘟陣？」乃對楊戩曰：「此正應吾師元始之言，莫非是瘟瘟陣麼？」

楊戩曰：「待弟子對他說。」二人商議停當，回至軍前。

呂岳曰：「子牙公識此陣否？」

楊戩答曰：「呂道長，此乃小術耳，何足為奇！」

呂岳曰：「此陣何名？」

楊戩笑曰：「此乃瘟瘟陣。你還不曾擺全；俟擺全了，吾再來破你的。」

呂岳聞楊戩之言，如石投大海，半晌無言。

子牙陞帳坐下，眾門人齊讚楊戩利齒伶牙。子牙曰：「雖然一時回得他好看，終不知此陣中玄妙，如何可破？」

哪吒曰：「且答應他一時，再作道理。況且十絕惡陣與誅仙陣這樣大陣，俱也破了，何況此小小陣圖，不足為慮。」

子牙曰：「雖然如此，不可不慎。古人云：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豈可因其小而忽略。」

正議間，雲中子到來，子牙忙迎出轅門，接住雲中子。二人攜手，行至帳中坐下。

子牙曰：「道兄此來，必為姜尚遇此瘟瘟陣也。」

雲中子笑曰：「特為此陣而來。」

子牙欠身謝曰：「姜尚屢遭大難，每勞列位道兄動履，尚何以消受。」因請教：「此陣中有何秘術？當用何人可破？」

雲中子曰：「此陣不用別人，乃是子牙公百日之災。只至災滿，自有一人來破。吾與你代掌帥印，調督軍事。其餘不足為慮。」

子牙曰：「但得道兄如此，姜尚便一死又何足惜，況未必然乎！」子牙欣然，就將劍、印付與雲中子掌管。

左右傳與武王，武王聞知雲中子說子牙有百日之災，忙至中軍。左右來報。雲中子與子牙迎接上帳，行禮坐下。

武王曰：「聞相父破陣，孤心不安。往往爭持，致多苦惱，孤想不若回軍，各安疆界，以樂民生，何必如此？」

雲中子曰：「賢王不知，上天垂象，天運循環，氣數如此，豈是人為，縱欲逃之不能。賢王放心。」武王默然無語。

且不言雲中子與子牙商議破敵，呂岳進關，同陳庚將二十一把瘟瘟傘安放在陣內，按九宮八卦方位，擺列停當；中立一土臺，安置用度符印，打點擒拿周將。

正與陳庚在陣內調度，見左右來報：「有一道人要見呂老爺。」

呂岳曰：「是誰？與我請來。」少時，那道人飄然而至。呂岳一見李平來至，忙迎住，喜曰：「道兄此來，必是來助我一臂之力，以滅周武、姜尚也。」

李平曰：「不然。我特來勸你。吾在中途，聞你擺瘟瘟陣以阻周兵，我故此特地前來，相勸道兄。今紂王無道，罪惡貫盈，天下共叛，此天之所以滅商湯也。武王乃當世有德之君，上配堯舜，下合人心，是應運而興之君，非草澤乘奸之輩。況鳳鳴岐山，王氣已鍾久矣。道兄安得以一人扭轉天命哉。子牙奉天征討，伐罪弔民，會諸侯於孟津，正應滅紂於甲子。難道我李平反為武王，不為截教，來逆道兄之意？道兄若依我勸，可撤去此陣，但憑武王與子牙征伐取關。我們原係方外閒人，逍遙散淡，無束無拘，又何名羈利鎖之不能解脫耶。」

呂岳笑曰：「李兄差矣！我來誅逆討叛，正是應天順人。你為何自己受惑，反說我所為非也！你看我擒姜尚、武王，令他片甲不回。」

李平曰：「不然。姜尚有七死三災之厄，他也過了；遇過多少毒惡之人，十絕『仙惡陣』，他也經過；也非容易至此。古云：『前車已覆，後車當鑒。』道兄何苦執迷如此？」

李平五次三番勸不醒呂岳，呂岳不聽李平之勸，差官下書，知會姜尚，來破此陣。使命齎戰書至子牙行營，來至轅門。

左右報入中軍，子牙命：「令來。」使命至中軍，朝上見體畢，呈上戰書。子牙拆開展玩，書曰：「九龍島煉氣士呂岳致書於西岐元帥姜子牙麾下：竊聞物極必返，逆天必罰。爾西岐不守臣節，以臣伐君，以下凌上，有干綱常，得罪天地；況且以黨惡之象，屢抗敵於天兵，仗闡教之術，復屠城而殺將，惡已貫盈，入神共憤。故上天厭惡，特假手於吾，設此瘟瘟陣。今差使致書，早早批宣，以決勝負。如自揣不德，急早倒戈，尚待爾不死。戰書至日，速乞自裁。」

子牙看罷書，將原書批回：「明日決破此陣。」來使領書，回見呂岳。

次日，雲中子在軍中請子牙上帳，用三道符印，一前心一道，後心一道，冠內一道；又將一粒丹藥與子牙揣在懷中。打點停當，只聽得關外砲響，報馬報進營來：「有呂岳在營前搦戰。」

子牙上了四不相，武王同眾將諸門下齊至軍前掠陣。子牙至陣前曰：「呂岳，你今設此毒陣，與你定決雌雄。只怕你禍至難逃，悔之晚矣。」

呂岳忙催開金眼駝，仗劍飛來直取。子牙手中劍急架忙迎。二人戰未及數合，呂岳掩一劍，逕入陣去了。子牙催開四不相，隨後趕進陣來。呂岳上了八卦臺，將一把瘟瘟傘往下一蓋，昏昏黑黑，如紅沙黑霧罩將下來，勢不可當。子牙一手執定杏黃旗，架住此傘，安然不動。

呂岳將子牙困於陣中，復出陣前大呼曰：「姜尚已絕於吾陣，叫姬發早早受死！」

武王在轅門聞呂岳之言，慌問雲中子曰：「老師，相父若果絕於陣中，真痛殺孤家也！」

雲中子曰：「不妨，此是呂岳謬言。子牙有百日之災。」

只見後邊哪吒、楊戩、金木二吒、李靖、韋護、雷震子一齊大呼：「拿這妖道碎尸萬段，以泄我等之恨！」呂岳、陳庚二人向前迎敵，大戰在一處。只殺的陰風颯颯，冷霧迷空。

眾人把呂岳、陳庚困在垓心，哪吒現出了三首八臂，把乾坤圈祭起，正中陳庚肩窩上。楊戩祭哮天犬，把呂岳頭上咬了一口。

二人逕取進瘟瘟陣去了，眾門人也不趕他，同武王進營。

武王不見子牙，心下甚是不樂，問雲中子曰：「相父受困於陣內，幾時方能出來？」

雲中子曰：「不過百日之厄，災滿自然無事。」

武王大驚曰：「百日無食，焉能再生？」

雲中子曰：「大王可記得在紅沙陣內，也是百日，自然無事？古云：『有福之人，千方百計莫能害他。無福之人，遇溝壑也喪性命。』」大王不必牽掛。」

呂岳自困住了子牙，甚是歡喜，每日入陣內三次，用傘上之功，將瘟瘟來毒子牙。可憐子牙全仗崑崙杏黃旗撐住瘟瘟傘，陣內常放金光千百朵，或隱或現，保護其身。

呂岳進關來，徐芳接住曰：「老師，今將姜尚困於陣內，不知他何日得死？周兵何日得勦？」

呂岳曰：「吾自有法取之。」

徐芳曰：「如今且把擒獲周將解往朝歌請罪，吾另外再作一本，稱讚老師功德，併請益兵防守。」

呂岳曰：「不必言及吾等。你乃紂臣，理當如此；我是道門，又不受他爵祿，言之無用。只是不可把反臣留在關內，隄防不測，這到是緊要事；併請兵協守，再作理會。」

徐芳領命，忙忙把四將點名，上了囚車，差方義真押解往朝歌請罪。

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閒暇無事，往桃園中來，見楊任在傍，真君曰：「今日正該你去穿雲關以解子牙瘟瘟陣之厄，並釋四將之愆。」

楊任曰：「老師，弟子乃文臣出身，非是兵戈之客。」

真君笑曰：「這有何難，學之自然得會；不學雖會亦疏。」隨入後洞，取出一根鎗，名曰「飛電鎗」，在桃園裏，傳與楊任，楊任乃是封神榜上之神，自然聰慧，一見真君傳授，須臾即會。

真君曰：「我把雲霞獸與你騎。還有一把五火神焰扇，你帶了下山；若進陣中，須是……如此如此，自然破他瘟瘟陣，何愁呂岳不滅耳！還有黃飛虎四將，有難在中途，你先可救他在關內，以為接應；破陣後，裏外夾攻，定然成功。」

楊任拜辭師父下山，上了雲霞獸，把頂上角拍了一把，那騎四蹄自然生起雲彩，望空中飛來。霎時已至潼關，離城有三十里之遠，只見方義真解著犯官前進，旗幟上大書「解岐周反將黃飛虎、南宮适……」等名字。

楊任落下獸來，阻住去路，大呼曰：「來將那裏去？」

軍士一見楊任，生得古怪蹊蹺，眼眶裏生出兩隻手來，手心裏反有兩隻眼睛，騎著一匹神獸，五柳長鬚，飄揚腦後，軍士見之，無不駭然，飛報與方義真：「啟上將軍：前邊來了個古怪異人阻住了路。」

方義真仗自己胸襟，把馬一夾，走出車前，見楊任如此行狀，從來也不曾有這樣的相貌，心中也自著驚，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楊任終是文官出身，言語自然輕柔，乃應曰：「不須問我，吾乃上大夫楊任是也。將軍，天道已歸明主，你又何必逆天行事，自取滅亡也。」

方義真曰：「吾奉主將命令，押解周將往朝歌請功，你為何阻住去路？」

楊任曰：「吾奉師命下山，來破瘟瘟陣，今逢將軍押解周將，理宜救護。我勸將軍不若和我歸了武王，正所謂應天順人，不失

封侯之位，有何不可。」

方義真見楊任低言悄語，不把楊任放在心上，把手中鎗一舉，大喝曰：「逆賊休走，吃吾一鎗！」

楊任忙用手中鎗急架相還。兩家大戰，未及數合，楊任恐軍士傷了被擒官將，忙用五火神焰扇照著方義真一扇搨去，方義真連人帶馬化一陣狂風去了。

眾軍士見了，吶一聲喊，抱頭棄兵，奔走回關。

黃飛虎等見楊任這等相貌，知是異人，忙在陷車中問曰：「來者是那一位尊神？」

楊任認得是黃飛虎，忙下了雲霞獸，口稱：「黃將軍，我非別人，不才便是上大夫楊任。因紂王失政，起造鹿臺，我等直諫，昏君將吾剜去二目。多虧道德真君救吾上山，將兩粒仙丹納放目中，故此生出手中之眼耳。今特著我下山，來破瘟瘟陣，先救將軍等，故效此微勞耳。」

隨放了四將，四將謝過了楊任，只是咬牙深恨。楊任曰：「四位將軍且不必出關，且借住民家，待吾破了瘟瘟陣，那時率眾取關，公等可作內應。只聽砲聲為號，不可有誤。」

黃飛虎等感謝楊任，自投關內民家去了。

楊任上了雲霞獸，出穿雲關，來至周營，下了雲霞獸。軍政官見了大驚。楊任曰：「早報於武王，吾非反臣也。」報馬報入中軍：「有異人求見。」

雲中子知是楊任來了，忙傳令：「請進中軍。」諸將見了，各自駭然。

楊任見雲中子下拜，曰：「師叔在此，料呂岳何能為患。」

雲中子安慰，謝畢請起，與眾門人相見。楊任來見武王。

武王大驚，問其原故；楊任把紂王剜目之事又說了一遍。武王大喜，命治酒款待。

楊任又將救了四將事表過：「吾師特命不才來破瘟瘟陣耳。」

雲中子曰：「你來的正好。還差三日，正是百日之厄完滿。」眾門人見又添楊任，各有歡喜之色，不覺過了三日。

次日清晨，周營砲響，大隊齊出，一千周將與眾門人併武王、雲中子齊至轅門，看楊任破瘟瘟陣。

楊任至陣前大呼曰：「呂岳何不早來見我！」

呂岳現了三首六臂，手拎寶劍而出，見楊任相貌異常，心下也是驚駭，忙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通箇名來！」

楊任曰：「吾乃道德真君門下楊任是也；今奉師命下山，特來破你瘟瘟陣。」

呂岳笑曰：「你不過一小童耳，敢出大言！」仗劍來取。楊任飛電鎗急架相迎。二獸相交，鎗劍并舉。戰未三合，呂岳掩一劍望陣中而走。